


（明湖）



懷舊錄

(荷蘭)

■ 學校封

校封於許谷區爲式舉行，十九舉於鄉，三試禮
不遂，遂居唐肆古武廟，家藏有深田四十畝，以
以讀，然庶世皆非鼎革，拿旬，四十以後，雖
變日明，姑稱稍爲吟味，昭文孫師鄭得其真，
淳安鄭彩彰爲吟味，昭文孫師鄭得其真，人質也
住歐陽庭院，賦詩寄寓，有「傳聞揚揚三徑」
又見孫師鄭，詩句甚多，舊部諸老，成爲開卷之
君夏，各園畢年，江津樓諸老，成爲開卷之
時，似非獨而載者，故爲貌至不，猶余亦如之
笑曰：政與公同病，甚矣！故封連艾、揚城，如報
破，其闕補氣概，耳，詩時筆，得，以同社，論，
號，號火號，前途無量，平，天，示，論，
到，宛然大興，國號，定，公，填，自語，君幾，
實，「當代文章誇獨霸，有人才手助江城。」波
抑，前塵如昨，勞勞轉轉，執令之而東南西北

(編輯者) 施叔範

者爲菜油、蓖麻油、
蠟燭。紙以着紙不
最且無色者爲上。
世所用
滴紙不使，約一月
火基難，宜微溫而不可使
沸，則成熟油不可用矣。
見乃世之記述，有謂清

(編輯者) 施叔範

策源革命紅南洋。
芒。

柳詩指謬
(二)
(範叔)

策源革命紀南洋。太息英荷久
苦。荷欲亡、乃爭太息妻皇、

也、寄贈李惠齡女醫博士
仁心仁術女中豪。

雲從野中劉劍心詩語君
北來野中我歸吟，始識戎戈繫角巾。
市朝榮趙恤勸懲劇，利權管子重營盤。
中丞舊道行，包天非我笑。地近
仁心仁術女中豪。救世慈航愈

是首吾不奇其連用「山川」

黃竹轉蒼者轉情（伯南盛鍾期
柑之、余錄去）
人所感、則其來識大體也）

此首措詞、可矣亦復可憐、夫既已尊
之曰天僧王、頌之以爲浴南海、乃
是吾不奇其甚通乎山川鎮鑑一四平
韻、獨觀其用字皆別到山外手耳、

一點善惡心也、因此吾又
妙喻一則、近有劉梅庵者

復自何處爲驕矜？詰問柳亞子先生之傲
者旣可在世風雖下、吾終不庸假有屈
持者旣可稱得爲寒齋之上也，再按
此時一味逢迎、絕無眞勁傲意。出諸
常人之心，猶屬平允，今乃見之於室
堂中委之時，不啻乖謬，今乃見之。

煙火工夫，與彼客已往而絕將去，歸
讀至此，結舌者久，嗣見結局用「慚愧
二字」，始稍爲之氣舒，蓋嘉其尙存
一點羞惡心也。因此吾又憶及詩通生
妙喻一則：近有劉梅庵者，撰詩通

晨報而弗息。則報之以書
詩、猶人之打牌、消遣而
牌做詩、散處自異、其例

陳氏爲相佐，更不知置政府於何地，或曰：報「異味」，黃柑之賜也，雖然，賜不及吾，必也正名乎，於是乎其葦賢大夫之詔謂不識大體也。泉泰諸君招議總支部

嚴滄浪。江南題畫今誰好。

鄧懷
(竹又)

觸手琳瑯風字明。江湖掛眼隔狂生。風簾夜靜瑤琤寒。疑是幽窗石響。

沃墨略參索少保。論詩獨許嚴漁浪。江南韻畫今誰好。紅淚秋山憶鄧郎。

作心光燭上座。明風月。

西國白蠟

墨痕。

大樽。一。法。庭。庭。南。南。各。各。檣。酒。醋。思。懷。昔。山。影。寄。興。臨。池。映。

日世酒

約一千四百餘年

酒

主治



 黑
 過
 國
 烟

THE

人海之交際
煙火之國史
光榮之一百
另出司然成成

刷印
務局定印

究出品非常精美
可來函起見
本局爲此
標備有樣式函索即寄

凡在上午來院診療者免
收診費贈送淋
病藥資注手
內附票五份
西首肥子路三九〇號大生醫院

足三

就可以敷衍了，我的穿西裝，是屬於第二門，當然爲西裝起見了，穿了西裝，上樓下車，都出外家上樓下車，都很便捷，沒有拖泥帶水的弊病，就是流行外埠，攜帶簡便。

本鎮歡迎短小精悍之有趣味文章

別，毀芝藥爲今草，史記有真草詔書之稱工草草之提，是可知之，衡夜四時書之草草草非今之草書也。云草草時，客用杜台草草今之草書也。

胸懷闊大而不空泛，工夫細密而不局促；少陵能之。前者雖太白亦不空泛矣，後者繁麗局促；他人更無論矣。

然王摩詰，孟浩然，如時有佳句。摩詰詩地骨，浩然如蓬萊伍清城。骨不減於詩，然王孟此等詩杜工部亦能之，而杜工部其孟所不能者。故王孟終不能高出於杜也。

杜詩

福履理踏踏

下 生

笑姻緣彈

（陸澄齋）

知其書法爲章草之類也。

草書之始原

梁武帝草書狀曰

蔡邕云，昔秦之時

現任內政部長陶怡生，厥本爲外交界之幹才，又爲佼佼者，精明強幹，治事一

強幹

是其

斷腸人相對斷腸
不盡。淚又零。是喜
這知己，當真不貪心
有草書，不知作者
姓名（管衡復四體
草書），按積少孫補
見事在人爲初無不可振

厚橫行慣。可憐你
今草是也、漢張懷
已非之、漢與何
有草書，不知作
如陶之靖其爾位、彌不多且
人員亦遂振作有加、行政

成立於非一兵十六迄今
更動亦非一次、然在老於

(4)

花彩蟾慘史

死、

白河次郎所著，
那文文明史內之言，
據懷德書齋白，
草之書，字字區
數由前定賦，
不可嗣悉此女由梁溪需來，並無母族，其時濟
婦女協會更未組織，無可呼籲而止，悲哉，按
嬭、彩嬭二字，音同慘然，不知誰取斯名，一查舊

農村蕭瑟，軋轍走輕雷。
都市繁華，列車逢舊。

也歌

「這幅不過雅臣兄，要是兄弟沒有那半件子的鄉長頭銜在身上的來，雅臣發洋財去啦！」說完話，刁謙面上，兀是露出快快的色來，雅臣上海馬路上真有元寶，自己已去，也真像要掙個十萬八萬回來，一喜上眉梢，過身十萬八千個毛孔，孔孔裏跳出個快活來，當下也歡